



辽沈战役攻坚战
头号英雄突击生涯

战争记忆

张正隆
著

获得“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”、“战斗英雄”等称号的赵兴元，在血火中拼杀十一年，荣立两次特等功，六次大功。

世上的男人几乎都有个英雄梦。如今人们仰慕比尔·盖茨和上了《福布斯》杂志富豪排行榜的那些中国人，而在赵兴元的时代以及那以后一个挺长的历史时期，英雄几乎都与战争，或是与见义勇为、舍己为人的壮举有关。

——张正隆

建议上架：历史◎军事

ISBN 978-7-229-01423-0



9 787229 014230

同
人
亭

定价：25.00元

战争记忆

张正隆
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争记忆 / 张正隆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229-01423-0

I. ①战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1071 号

出版人 罗小卫

项目策划 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 陈建军

特约编辑 景 雁 张诗扬

装帧设计 巴斯光年 WORKSHOP

战争记忆

张正隆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社 址 重庆长江二路 206 号

网 址 <http://www.alpha-books.com/>

投稿邮箱 tougao@alpha-books.com

发行部 +86 10 8586 9375/76/77 - 810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印装

规 格 16开 (787mm × 1092mm)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200千
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

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9-01423-0

定 价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鬼子来了 / 1
- “俺要当打鬼子的兵，不当伺候人的兵” / 5
- 第一支枪和第一次战斗 / 10
- 三个班长牺牲后，他当了班长 / 17
- 大公鸡嘎嘎叫着飞向敌人 / 26
- “机枪一响下炸药” / 31
- 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” / 38
- “步枪零件多，简单分三个，枪身、枪机和枪托” / 44
- 住院 / 55
- “武士道” / 66
- 三打孟家村 / 76
- “这个坑是俺的了” / 82
- 闯关东 / 90
- 败仗中的胜仗 / 101
- 老天爷成了最可怕的敌人 / 107
- 骑着毛驴上战场 / 114

保尔·柯察金和吴传恩、刘厥兰、曹世范等等 / 120

“40军，三件宝，忆苦、爆破、海南岛” / 128

战术问题 / 136

“共产党员们，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冲啊！” / 144

“守配水池的是铁打的汉” / 151

“这是最后的斗争” / 158

“东北虎” / 168

水土不服 / 176

“步兵就是步行打仗的兵” / 184

这回要和龙王爷打交道了 / 192

“最后一战” / 198

英雄 / 203

鬼子来了

叭——勾！

三八大盖的枪声带着回音，在鲁中冬日的凌晨里悠远而又响亮。

章丘县明水镇前营庄千多口人的梦，几乎都被这一声响亮击碎了。

赵兴元有些懵懂，这一枪恍若梦中。叭——勾，又一枪，这下子他彻底醒过来了，认定是土匪进村了，和“魏裤子”家的护院的打起来了。

柱子。母亲叫着他的乳名，一把没抓住，那人已经没影了。

13岁的少年想去看看热闹。

狗吠声分不清个数，后营、东营、西营的狗群起响应，汪汪得热烈而又恐怖。从庄北“魏裤子”家的方向隐约传来一声声惨叫。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4个日本兵成散兵队形，端着上着刺刀的三八大盖，略猫着腰，脚步零乱地沿着街道一溜小跑向庄北奔去。

平生第一次见到日本鬼子，赵兴元没看清他们的嘴脸，衬着地上刚下的一层霜样的薄雪，只有钢盔在夜暗中一闪一闪。那时他不知道那叫“钢盔”，也没认出那是事后乡亲们所说的“铁帽子”，而是奇怪那脑袋怎么都像秃瓢似的，那么大？那之后，直到第一次战斗见识了日本鬼子之前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日本鬼子就是这样的“大秃瓢”。今天梦中回到当年抗战的战场，那些死的活的鬼子，常常还是第一次印象中的“大秃瓢”。就是这“大秃瓢”使他意识到来的不是土匪，而是人们已经传说

了很久的日本鬼子。

院门外就是街道，他推开又关上，从门缝里向外望着，心头怦怦直跳。

庄北蹿起一团火焰，毕毕剥剥地舔卷着夜空，把个前营庄映得血红。

50多岁的魏松林起夜，听见动静，出门探望，被鬼子发现了。魏松林躲闪不及，侧身钻进柴垛子，鬼子一把火把柴垛点着了，1.70米高的人烧得只剩两尺来长，像根木炭。赵兴元叫他大爷，天亮后去看时，那节“木炭”还在冒烟。

“魏裤子”家则成了屠场。

四合院的正房、厢房内外，门口，院子里，墙根下，那人横躺竖卧的，视觉、嗅觉里只有两个字：“血腥”。“魏裤子”20多岁的儿子，脑袋被砍去半拉，血葫芦似的倒在床下。“魏裤子”死在大门口，胸前、肚子被扎烂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手里还抓着文明棍。管账先生双手向后绑在门环上，一摊肠子耷拉在地上，结了层霜。

鬼子是从北门进来的，庄门用石头堵着。庄北第一家是马登水，一个30多岁的老实巴交的农民，鬼子让他扒开石头后，一刀将他刺死。“魏裤子”家门口护院的哨兵喊了一声，转身未进大门，被一枪打倒了。19个护院的只翻墙跑掉一个，大都被堵在屋子里，枪打刀挑，许多人还没穿好衣服。

这是1938年冬天，刚下过头场小雪。

64年后，已经77岁的原旅大警备区政委赵兴元中将，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的家里，对我说：

我们老家有句话，叫“大难进山里，小难进城里”。“七七”事变，济南沦陷，还有比这大的大难吗？我们庄南边20多里就是胡山，属泰山山脉。人们依照老例，都往那里跑，特别是有钱人。山里有土匪，事变后世道乱了，土匪更多，抢劫、强奸、杀人。山里待不下去了，城里被鬼子占着，没法子，人们又陆续回来了。

穷人回家，就是听天由命了。“魏裤子”有钱呀，就雇了些看家护院的。

扛着步枪，挎着盒子炮，出操、训练，还喊号子。有人原来是区保安队的，韩复榘逃跑前，保安队来过我们庄，出操时喊“一二三四，打倒日本”，这些看家护院的也这么喊。现在想来，可能有汉奸告密了，鬼子就来血洗“魏裤子”家了。

“魏裤子”叫魏新传，小名叫“裤子”，人们就叫他“魏裤子”。当然是背地里叫，当面叫他“魏先生”、“魏老爷”。前营庄的地大都是他的，济南、天津、北京还开着商号，财大气粗，庄里跺一脚，县城都要晃。这人对穷人挺苛毒，人性挺臭。当时在庄户人眼里，他的这支19个人的武装，就是看家护院防土匪的。他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应该晓得这“一二三四，打倒日本”，是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，那他为什么不制止呢？是不是有什么内情，表面上看家护院，实际是抗日的？毕竟也是中国人呀？那时抗日队伍多了，到处是“司令”，拉起支队伍就叫个“司令”。我们那儿方圆几十里内，今天还能叫出个名的，就有高松坡“高司令”，翟鲁建“翟司令”，翟玉委“翟司令”，还有个翟超“翟司令”。开头都打鬼子，后来有的投敌了。不知如今家乡有关部门有何结论，我14岁就离开章丘了，说不明白。

但这场血案，对我的影响确是很大的。

秋末冬初，阳光灿烂，室外比室内暖和。又是农闲，庄稼上场了，人们倚坐在窗外墙根下晒太阳，叫“晒日阳”。男人吧嗒着旱烟袋，有的谈古说今，有的下棋打牌，有的脱光膀子抓虱子。女人奶着孩子，有说有笑地做着针线活。孩子们踢毽、捉猫猫、用弹弓打鸟，满世界嬉戏、追逐、打闹着。

从北边飞来两架飞机，轰鸣声震人心魄。

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飞机拉屁屁（这里指飞机投弹）。”这时还没有这句话。这是前营庄人第一次见到飞机，脑子里还没有“飞机”这个概念。后来不知谁说那叫“飞艇”，人们就管飞机叫了很长时间

“飞艇”。

人们大张嘴巴，手打遮阳，眯缝着眼睛，仰脖望着这个不知是种什么大鸟，抑或是何方妖物的东西，惊骇中也不无几分新奇。直到飞机呼啸着迎面而至，距地面也就百多米高，好像伸手就能把人掠走时，才惊叫着四处逃散。

遭难的是东边 5 里远的相公庄。机关炮打得烟尘冲天，眨眼工夫死伤 20 多人。

前营庄还喊个“一二三四，打倒日本”，相公庄完全是屠杀和平居民了。

接下来就是浅井庄血案。

从黄河边上过来一支游击队，晚上到的，住进浅井庄。拂晓时分，鬼子把村庄包围了，掷弹筒咣咣响，机关枪声像放鞭似的。游击队拼死突围，伤亡过半，老百姓被打死 40 多，有的一家人都被打死了。

像前营庄一样，鬼子只要见到青壮年男人，枪打刀挑，一个不留。

浅井庄距前营庄 1 里路，赵兴元的姐姐住在那儿。他赶到那里时，有的房子还在冒烟，一具具尸体血肉模糊放在门板上，女人哭，男人骂，骂小鬼子不是人，不得好死。

“俺要当打鬼子的兵，不当伺候人的兵”

庄里来个算命先生，长袍马褂瓜皮帽，提个装着黄雀的笼子，打着板子（用两块木板击打出声响，人们一听就知道算命先生来了，类似商贩的叫卖声），被赵兴元的母亲恭恭敬敬地请进家门。报上生辰八字后，算命先生伸手掐算一阵子，放出笼子里的黄雀，待它从一堆卦帖中叼出一张，看了看，说：不好呀，你这孩子要有大灾大难了，血光之灾呀。

见母亲大惊失色，算命先生道：老嫂子，你别急，俺给你指条道。让你儿子当兵，就可逢凶化吉，当官发财，你们一家人就等着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吧。

母亲哭了。

赵兴元 10 岁时，父亲去世。两个姐姐出嫁了，一个哥哥闯关东了，就母亲和个 70 多岁的奶奶守着他。13 岁的孩子还不是家中的顶梁柱，却是两个小脚女人的全部希望所在呀。鬼子来了，杀人放火，许多年轻人扛枪打仗去了。儿子也要当兵，母亲坚决不同意。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”赵家祖辈没一个当兵的，当兵不但名声不好，枪子也不认人呀？再说了，你才多大个人呀？

可神灵的旨意是不能违抗的。

13 年后，即 1951 年，母子重逢。望着已经当了副团长的儿子，母亲道：那年那个算命先生，算得还挺准哪。

殊不知，这是 13 岁的少年一手导演的一出戏。

几次说要当兵，母亲就是不准。闷闷不乐的少年走在街上，听到嗒嗒的打板声，顿生一计，迎上前去，如此这般一说，那算命先生就奔他家去了。

激昂慷慨，
满腔怒火，
看日本一次次侵我山河。
沈阳之变占东北，
淞沪之役民遭劫。
好男儿，前线死，
大丈夫，身报国，
看手中大刀一律新磨。
肥田要用敌人肉，
浇地要用敌人血，
平区区四岛做原野，
供耕作！

这是“七七”事变前，赵兴元读义学时，老师文志远创作并教唱的一首《好男儿》。

文老师，还有个王老师，都是从城里来的受过教育的 20 多岁的热血青年，留着乡下人罕见的分头，讲着乡下人没听过的名词、道理。讲列强侵略，瓜分中国；讲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。特别是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日本强占东北，把东北变成侵略扩张的战争基地，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你们现在还小，但中国的未来是你们的。你们要发愤读书，告别愚昧，做个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中国人，才能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。有时讲着讲着，就激昂慷慨地唱起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还有“三民主义，吾党吾宗”的国民党党歌兼中华民国国歌。

十多岁的孩子，许多道理听不大懂，有些却是一点就透。而到未出 1 个月，就耳闻目睹了 3 场血案时，也就不需要再讲什么了。你不抗

战，就只有任人屠杀、宰割，这道理还用讲吗？现在就看你的胆量、血性和中国人的良知了。

没想到的是，参军未扛枪，当了勤务兵。

邻居魏书涛，20多岁，参军后回家办什么事。赵兴元叫他大哥，说你带俺去队伍上吧。魏书涛摸着他的脑袋，说，还没支枪高，队伍不会要的。赵兴元说，咱庄多少比俺高的人，摔跤都摔不过俺，咱俩不也差点打个平手吗？

赵兴元从小能干活，父亲去世后就更不用说了。不光是肯出力气，还善于用脑子，割草打柴、给人插秧，一般大的孩子都没他快。至于下河抓鱼、上树掏鸟蛋、男孩子都喜爱的摔跤游戏，比他大的都服他。可到了游击队，人家看他年纪小，个又小，就让他给特务队长当了勤务兵。

他不知道这勤务兵是干什么的，干了几天，就说：俺要拿枪打鬼子。

队长高培元三角眼一瞪：没三个大钱加块豆腐高，还要打鬼子？俺看你小子是不乐意伺候老子吧？告诉你，把老子伺候好了，就是为抗战出力了。

高培元是司令高松坡的侄子。高松坡是明水区区长，济南沦陷后，拉起这支队伍，被国民党改编为山东抗日游击队第18梯队，又称“高松坡支队”。最多时，有几千人，当地许多爱国人士都投奔这支队伍，像文志远老师就在司令部当秘书。高松坡的七大姑、八大姨的孩子也来了，部下也纷纷效仿。一些人就是想挎支盒子炮，在乱世中混出个头脸。不过，在1941年高松坡投敌当汉奸前，这支队伍还是抗战的，当然也反共。

特务队又叫警卫连，主要是保卫司令部、侦察、搞情报。高培元不到30岁，中等个头，瘦瘦的，脸色青灰，一看就是个大烟鬼。这人胆大，会点武功，是个亡命徒，特别是抽足大烟后，生死不怕，成天牛皮哄哄的，谁也不服，就听他叔叔高松坡的。他跟胶济路上的黑道人物、敌伪政权中的两面人物，混得挺熟，好多把兄弟。半夜三更摸进汉奸

家，掏出情报，把汉奸干掉。化装成赶集的，打鬼子、汉奸黑枪，把集市闹得鸡飞狗跳。打鬼子是条汉子，打麻将汉子几条。几个当官的原来就是麻友，带着麻将投军的，嗜赌如命，成宿地打，眼睛熬得像兔子眼睛似的，通红。

赵兴元就得跟着熬。烧水、沏茶、打手巾把子，饿了再给弄吃的。赢了，看人家心情好，瞅工夫打个盹儿，有时还赏个角儿八分的。输了，你就提心吊胆去吧，手巾把子不凉也凉，不烫也烫，随时可能摔到你脸上。若露出点不满，拳脚就上来了。不管人家什么时候睡够了醒来，洗脸水、漱口水就得摆在那儿。

这兵当得还不如赌馆那跑腿打杂的。

转眼就是 1939 年夏。

鬼子扫荡，部队在章丘南山里待不下去了，转移到章丘铁道北平原地区。赵兴元调到 3 团 9 中队，给中队长当勤务兵。一天晚上，9 中队在郭家楼子村住下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听见周围山上有人高声喊话：游击队的弟兄们，你们被包围了。不要怕，俺们是八路军，是共产党领导的穷苦人的队伍，来解放你们的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赶快站到这边来，咱们一起打鬼子！……

50 多人一个中队，有的提着枪跑出来东张西望，有的趴在老乡家的窗台、院墙下，准备抵抗。距队部近的，跑去问怎么办？中队长张宪林拿不定主意。打吧，明摆着打不过；不打吧，只有被缴械。不管打不打，反正都跑不掉了。

队部有个郭教练，站在队部院子里大声喊：不要怕，八路军是来和咱们联合抗日的。听俺的，谁也不准打，把枪放下，集合，到队部集合，等俺上去和他们谈判。

郭教练 30 来岁，胖胖的，一口河北话。这人挺有能力，是司令部派下来管军事训练的，平时与中队长平起平坐，中队有什么大事，大都由他拿主意。赵兴元在队部当勤务兵，对他印象挺好，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派进来的地工人员，早就和八路军山东纵队 4 支队 1 营联系好了，

要把9中队拉过去。

不到两袋烟工夫，郭教练和两个挎手枪的八路下来了。一个营长陈奇，一个教导员陈洪，都是老红军，陈奇后来牺牲了，陈洪离休前是军委装甲兵副司令。3个人边走边唠，挺亲切的样子。

中队长和排长送去干训队学习，士兵编到各连。剩下个还没步枪高的小勤务兵，给两块银元，让他回家。

14岁的少年不走：俺不回家，俺要当八路打鬼子。

一个干部拍拍他的肩膀：小兄弟，这次你们庄有10多个人参加了八路军，你回去报个信，各家走走，让家里人放心，别惦念。

赵兴元不干：俺回去报信了，你们转移了，俺上哪儿找你们去？

营长陈奇笑了：这个小鬼挺机灵呀？俺要了，给俺当通信员吧。

赵兴元多了个心眼儿：通信员是干什么的？有枪吗？能打鬼子吗？

陈奇就给他讲什么叫“通信员”，革命队伍没有高低贵贱，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。

直到今天，耄耋之年，赵兴元还后悔没“伺候”陈奇。陈奇是第一个给他讲到“革命”两个字的人，八路军营长嘴里那么多新词儿，那道理也让他似懂不懂。而当时他觉得这辈子都忘不掉的，就是伺候高培元的那几个月。

之后是伺候老教练。老教练叫张龙华，是个老行伍，为当地名流，属高松坡的高参、顾问之类。鬼子扫荡，队伍到处游动。老教练快60岁了，又负过伤，不便随军行动，到章丘铁后回家了，临走前把赵兴元交给他的儿子、9中队长张宪林。这爷俩挺仁义，好伺候，可赵兴元当兵是要打鬼子的呀？

“俺要当打鬼子的兵，不当伺候人的兵。”

不管谁怎么说，赵兴元就这话。

就这么赖着、拗着，他终于如愿了。

第一支枪和第一次战斗

赵兴元到1连10班快1个月了，才有了支章丘造马拐子（即马枪）。

地处鲁中的章丘县，远近闻名的，一是大葱，葱白肥嫩，淡辣中略带清甜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至今远销海内外；二是铁匠出名——章丘人推个独轮车，一边放个火炉，一边放置其他铁匠家什，走村串镇，打制剪子、菜刀、斧头、镰刀、锄头、耙等家用、农用铁器。独轮车吱吱呀呀走到哪里，问知是章丘人，就是品牌、信得过产品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队伍蜂起，司令如毛，紧缺的是武器，一些铁匠就转产打造刀枪。造枪是违法的，就在菜窖里，或是挖个地窖子，或者跑进山里，能拿到支什么枪，就照猫画虎仿造支什么枪。当然都是“快枪”（老洋炮放一枪后，要重新装填火药、铁砂，慢；步枪射速快，当时老百姓称步枪为“快枪”）。弄截钢轨，烧红了，就叮叮当当砸起来，谁有台手摇铣床那就了不得了，让同行眼红死了。造枪最难的一道工序是枪膛里的来复线，子弹最难的是底火。开头那枪都比较粗糙，还有炸膛的，后来越造越精致，与被仿造的枪放在一起，简直能够以假乱真。

据《章丘县志》载，高松坡拥有一个500余人的兵工厂，可日产步枪30支、机枪2挺、手枪3支、手榴弹200枚，月产迫击炮6门。普集镇大地主翟敏蔚在浅井庄建制枪厂，研造出转盘机枪、捷克式机枪、掷弹筒，及各种步枪、手枪、子弹，自用并出售。

赵兴元的这支仿日式章丘造马枪，八九成新，是章丘铁匠的早期作品。

除了立正、稍息、前后左右转，赵兴元知道得最早的、也是最重要的军事术语，就是“三点成一线”。可他这支章丘造马拐子，缺口、准星、目标三点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一线，因为那缺口和准星不在一条直线上。后来的章丘造用上1年，那烤蓝几乎跟原来一样。他这支枪龄也就1年多，那烤蓝几乎磨光了，害得他有空就得用火柴熏那缺口和准星。本来三点就成不了一线，阳光下金属再反光，那枪就更打不准了。至于枪管和枪托粗糙得仿佛带刺儿，就根本算不得什么毛病了。最要命的是在打出第一枪前，他还不知道这是支“单打一”。弹簧太硬，击发一次，撞针就把子弹底火穿透了，大栓就拉不开了，就得把大栓卸下来，鼓捣一阵子。不然，或许第一次战斗，他就能消灭一个日本鬼子。

1连100多人，有十几种枪。老洋炮、章丘造、汉阳造、沈阳造（又叫“沈阳盖子”，因枪栓上方像三八大盖一样有个防尘罩，故称“盖子”。沈阳造性能比汉阳造好些，章丘造初期仿沈阳造较多，后来大都仿造三八大盖）、捷克式、三八大盖、德国老套筒、法国九连登、俄国水连珠，等等。三八大盖打6.5毫米子弹，其余都是7.9毫米。叭——勾，三八大盖的枪声带回音儿，一听就知道是鬼子来了。后来缴获越来越多，有时就难分彼此了。但若是清一色的叭——勾，那还是鬼子。

自第一次战斗后，一听到叭——勾，赵兴元的心就咚咚跳得厉害，眼馋得恨不能从嗓子眼里伸出个小巴掌，发誓要夺支三八大盖。

刚当八路时，全营500多人才有5支三八大盖，1连1支，2连1支，3连3支。训练、行军，扛着三八大盖的人自豪呀，大家也爱多瞅上几眼，羡慕呀，那是宝贝呀。并不是它的性能比别的枪好多少，而是缴获的三八大盖大都是新枪，其余那些杂牌枪几乎全是旧枪、老枪，甚至是破枪。像水连珠，射程远、威力大，百多米距离可射穿钢盔。可旧枪就不行了，子弹飞不多远就放横了，那准头和穿透力自然就不行了。九连登射程也比三八大盖远，子弹也多，这一点挺招土八路喜欢，可因